



儒門事親卷十三

金考城張從政著

劉河間先生三消論

因在前此書未傳於世
恐爲沉沒故刊而行之

易言天地自太虛至黃泉有六位內經言人之身自頭至足亦有六位今余又言人胸腹之間自肺至腎又有六位人與天地造化五行同一爐鑄知彼則知此矣故立天之氣曰金與火立地之氣曰土與水立人之氣曰風與火故金與火合則熱而清水土合則濕而寒風火合則溫而炎人胸腹之間亦猶是也肺最在上爲金主

燥清心次爲君火主熱肝又次之爲風木主溫膽又次之爲相火主極熱脾又次之爲濕土主涼腎又次之黃泉爲寒水主寒故心肺象天脾腎象地肝膽象人不知此者不可與論人之病矣夫土爲萬物之本水爲萬物之元水土合德以陰居陰同處乎下以立地爲氣萬物根於地是故水土濕寒若燥熱陽實則地之氣不立萬物之根索澤而枝葉枯矣五常政大論曰根於中者命曰神機是爲動物根本在於中也根本者脾胃腎也食入胃則脾爲布化氣味榮養五藏百骸故酸入肝而養

筋膜苦入心而養血脉甘入脾而養肌肉辛入肺而養皮毛鹹入腎而養骨髓五氣亦然故清養肺熱養心溫養肝濕養脾寒養腎也凡此五味五氣太過則病不及亦病惟平則常安矣故六節藏象論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是其理也又太陰陽明論云脾病而四肢不用者何也岐伯曰四肢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胃乃稟也今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不得稟水穀氣脾胃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帝

曰脾不主時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臟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獨主於時也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爾而能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足陽明者表也五臟六腑之海也亦爲之行氣於三陽臟腑各因其經而受氣以益陽明故爲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稟水穀氣日以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不用者謂不

能爲之運用也由是觀之則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皆稟受於脾胃行其津液相與濡潤滋養矣後之醫者欲以燥熱之劑以養脾胃滋土之氣不亦外乎況消渴之病者本濕寒之陰氣極衰燥熱之陽氣太甚更服燥熱之藥則脾胃之氣竭矣叔世不分五運六氣之虛實而一槩言熱爲實而虛爲寒彼但知心火陽熱一氣之虛實而非臟腑六氣之虛實也蓋肺本清虛則溫心本熱虛則寒肝本溫虛則清脾本濕虛則燥腎本寒虛則熱假若胃冷爲虛者乃胃中陰水寒氣實甚而陽火熱氣衰

虛也非胃土濕氣之本衰故當溫補胃中陽火之衰退其陰水寒氣之甚又如胃熱爲實者乃胃中陽火實而陰水虛也故當以寒藥瀉胃中之實火而養其虛水然此皆補瀉胃中虛熱水火所乘之邪非胃爲濕者之本其餘例同法夫補瀉脾胃濕土之水氣者潤其濕者是補濕燥其濕者是瀉濕土本濕故也凡臟腑諸氣不必腎水獨當寒心火獨當熱要知每臟每腑諸氣和同宣而不之可也故余嘗謂五常之道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孤陰不長獨陽不成但有一物皆備五行遞相濟養是

謂和平交互克伐是謂衰興變亂失常患害由行故水少火多爲陽實陰虛而病熱也水多火少爲陰實陽虛而病寒也其爲治者瀉實補虛以平爲期而已矣故治消渴者補腎水陰寒之虛而瀉心火陽熱之實除腸胃燥熱之甚濟身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結津液生而不枯氣血利而不澁則病日已矣况消渴者本因飲食服餌失宜腸胃乾涸而氣液不得宣平或耗亂精神過違其度或因大病陰氣損而血液衰虛陽氣悍而燥熱鬱甚之所成也故濟衆云三消渴者皆由久嗜鹹物恣

食炙燙飲酒過度亦有年少服金石丸散積久石熱結于胸中下焦虛熱血氣不能制石熱燥甚於胃故渴而引飲若飲水多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若飲食多而不甚饑小便數而漸瘦者名曰消中若渴而飲水不絕腿消瘦而小便有脂液者名曰腎消如此三消者其燥熱一也但有微甚耳余聞世之方多一方而通治三消渴者以其善消水穀而喜渴也然叔世論消渴者多不知本其言消渴者上實熱而下虛冷上熱故煩渴多飲下寒故小便多出本因下部腎水虛而不能制其上焦心

火故上實熱而下虛冷又曰水數一爲物之本五行之先故腎水者人之本命之元不可使之衰弱根本不堅則枝葉不茂元氣不固則形體不榮消渴病者下部腎水極冷若更服寒藥則元氣轉虛而下部腎水轉衰則上焦心火亢甚而難治也但以暖藥補養元氣若下部腎水得實而勝退上焦火則自然渴止小便如常而病愈也若此之言正與仲景相反所以巧言似是於理實違者也非徒今日之誤誤已久哉又如蔣氏藥證病原中論消渴消中消腎病曰三焦五臟俱虛熱惟有膀胱

冷似冰又曰腰腎虛冷日增重又曰膀胱腎臟冷如泉
始言三焦五臟俱虛熱惟有膀胱冷似冰復言五臟亦
冷且腎臟水冷言爲虛其餘熱者又皆言其虛夫陰陽
興衰安有此理且其言自不相副其失猶小至於寒熱
差殊用藥相反過莫大焉或又謂腎與膀胱屬水虛則
不能制火虛既不能制火故小便多者愈失之遠矣彼
謂水氣實者必能制火虛則不能制火故陽實陰虛而
熱燥其液小便淋而常少陰實陽虛不能制水小便利
而常多豈知消渴小便多者非謂此也何哉蓋燥熱太

甚而三焦腸胃之腠理怫鬱結滯緻密壅塞而水液不能滲泄浸潤於外榮養百骸故腸胃之外燥熱太甚雖復多飲于中終不能浸潤於外故渴不止小便多出者如其多飲不能滲泄於腸胃之外故數溲也故金盡言原病式曰皮膚之汗孔者謂泄汗之孔竅也一名氣門者謂泄氣之門戶也一名腠理者謂氣液之隧道紋理也一名鬼門者謂幽冥之門也一名玄府者謂玄微之府也然玄府者無物不有人之臟腑皮毛肌肉筋膜骨髓爪牙至於萬物悉皆有之乃出入升降道路門戶也

故經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是知出入升降無器不有故知人之眼耳鼻舌身意神識能爲用者皆由升降出入之通利也有所閉塞則不能用也若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聞香舌不知味筋痿骨痺爪退齒腐毛髮墮落皮膚不仁腸胃不能滲泄者悉由熱氣怫鬱玄府閉塞而致津液血脉榮衛清氣不能升降出入故也各隨鬱結微甚而有病之大小焉病在表則怫鬱腠理閉密陽氣不能散越故燥而無汗而

氣液不能出矣叔世不知其然故見消渴數溲妄言爲
下部寒爾豈知腸胃燥熱怫鬱使之然也予之所以舉
此世爲消渴之證乃腸胃之外燥熱否閉其滲泄之道
路水雖入腸胃之內不能滲泄於外故小便數出而復
渴此數句足以盡其理也試取內經凡言渴者盡明之
矣有言心肺氣厥而渴者有言肺痺而渴者有言脾熱
而渴者有言腎熱而渴者有言胃與大腸熱結而渴者
有言脾痺而渴者有言小腸痺熱而渴者有因病瘧而
渴者有因肥甘石藥而渴者有因醉飽入房而渴者有

因遠行勞倦遇大熱而渴者有因傷害胃乾而渴者有因腎熱而渴者有因病風而渴者雖五臟之部分不同而病之所遇各異其歸燥熱一也

所謂心肺氣厥而渴者厥論曰心移熱於肺傳爲膈消注曰心熱入肺久而傳化內爲膈熱消渴多飲也

肝痺而渴者痺論曰肝痺者夜卧則驚多飲數小便如脾熱而渴者痿論曰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肌肉不仁發爲肉瘻

所謂腎熱而渴者刺熱論曰腎熱病者先腰痛脣酸苦

渴數飲身熱熱論曰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曰
燥舌乾而渴叔世惟言腎虛不能制心火爲上實熱而
下虛冷以熱藥溫補腎水欲令勝退心火者未明陰陽
虛實之道也夫腎水屬陰而本寒虛則爲熱心火屬陽
而本熱虛則爲寒若腎水陰虛則心火陽實是謂陽實
陰虛而上下俱熱明矣故氣厥論曰腎氣衰陽氣獨勝
宣明五氣論曰腎惡燥由燥腎枯水涸藏氣發時論曰
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夫寒物屬陰能養水而瀉心熱
物屬陽能養火而耗水今腎水既不勝心火則上下俱

熱柰何以熱藥養腎水欲令勝心火豈不繆哉又如胃與大腸熱結而渴者陰陽別論二陽結爲之消注曰陽結胃及大腸俱熱結也腸胃藏熱善消水穀又氣厥論曰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脉要精微論曰痺成爲消中善食而瘦如腸痺而渴者數飲而不得中氣喘而爭時發殫泄夫數飲而不得中其大便必不停留然則消渴數飲而小便多者止是三焦燥熱怫鬱而氣衰也明矣豈可以燥熱毒藥助其強陽以伐衰陰乎此真實實虛虛之罪也夫消渴者多變聾盲瘡癬瘻瘍之類皆腸